



《白华书塾记》与朱铭盘

◎羌松延



2022年,适逢通州川港小学建校120周年。受同乡王丽华校长之托,在旧报刊中搜寻一组有关川小前身白华校的“旧闻”,其间最大的收获是得见朱铭盘所撰《白华书塾记》于《通海新报》,从而新添了一份校史资料:

白华书塾记

海门人士,敦风崇教,既缘小雅景行之谊,立孝子费君之祠,耆孺推风,缨缕申叹,于是近地结屋,开建学馆,不置劝学从事,无烦儒林祭酒,遂乃百家一师,十三就业,诗不云乎。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,费君沈名,齐人食力,下走所事,独有一母,所愿不过一金,岂悟美报腾于方兹,崇礼衍于来叶,镌名学官之版,勒状地志之书,使夫家言高阁更生,人曰骞路不远,如今日者也。晋之江惇束皙,并有刊碑,梁之刘峻刘讦,俱传私谥,此人回翔台寺,历典州郡,门生列显职,朋旧盈数州,生与钟磬比响,没与黼绣方丽,校资论地,今古悬绝,且费君身不立横校,名不通州府,蒿里大去,长为陈人,健为衰门,更无五尺,乃流风景烈,奋乎百世,名实之理,又岂诬焉。学馆工竟,署曰白华,孝子洁白之义,大夫嘉树之叹,学人馨洁之慕,国风勿翦之爱,遥情远喻,照后腾今,凡为某屋如千间,用钱如千万,用功如千日,课士之格,悉依常典,四部诸籍,次第阁置,其人士名姓、钱物诸簿,并勒碑阴,副在别版。

该文作者朱铭盘(1852—1893),字曼君,江苏泰兴(时属通州直隶州)人。光绪八年(1882)举人,同光时期江苏地区卓越的诗人兼史学家,与张謇、范当世、顾延卿、周家禄“并以文行著重于海内”,有“江苏五才子”之称。朱铭盘与张謇、周家禄等曾同在山东、朝鲜等地随吴长庆为幕,“聚处一军,以文章义理相切劘,辨难纵横,意气激发,极朋友之乐,而未尝有厌薄之志,而公尤

“通有小学,始于川港白华书塾。”白华书塾在近代南通教育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,而朱铭盘所撰《白华书塾记》的重现,又使白华校(今川港小学)乃至南通教育的文脉根基变得更加厚重。



《桂之华轩遗集》所录《白华书塾记》

陈冰如的如皋诗友

◎彭伟

陈冰如(1900—1962),南通人,号念肃,毕业于上海神州美术院,抗战时期寓居沪上,为银行职员。他曾于1927年参与创办南通紫琅照相馆,于1947年参与发起成立南通书画会。1949年春,他离别家人,孤身移居台。陈氏工诗文,喜交游,著有《鞠佩庵酬世集》《鞠佩诗话》《钓鲲诗集》。

《钓鲲诗集》是陈先生逝后,菽庄吟社的诗友们为纪念他,编印此集以示纪念。书中不乏陈冰如与如皋友人交游史料。吟社中,就有一位如皋籍老诗人李焘。李焘(1887—1972),字薇盟,号萍叟,原籍句容,其祖于清末迁居皋东马塘,富庶一方。《菽庄吟社研究》记载,教育家、实业家林尔嘉(林菽庄)创办吟社。1949年10月30日,重阳佳节,林尔嘉招邀李焘、陈冰如、沈骥诸友,共登阳明山,雅集于介庐。大家借用《东坡九日戏曹卿》韵作诗。陈冰如写有《和林菽庄侍郎招作展重阳韵》:东篱佳色胜河阳,独待深秋始上场。风紧莼鲈谁不忆,霜严松菊讵能伤。吟怀偶处当前景,往事重温梦里香。手植黄花千万本,满斟大斗擘无肠。不难看出,重阳节那天,陈先生与李焘唱和,共赏菊花,思念美食,怀念家乡。两位乡人(如皋属南通),背井离乡,又结为亲家关系,于是愈加亲近。陈冰如逝后,甲辰(1964)仲夏,李焘为老友遗像题字《冰如亲家遗像》:温然其貌,悠然其态,此老胸中,大有诗在。

李焘还将陈氏遗稿携至如皋籍诗人、书法家、文字学家宗孝忱先生的家中,嘱咐他作序。宗先生于序中记述,李焘向他感叹陈冰如墓上的野草已经长过数年了,却不能忘却老友情谊。宗孝忱又于序中追忆了通如两地文人的情谊。早在40年前,他与陈冰如就已结为诗友。清末以来,南通、如皋两地文人不断诗来诗往。南通有状元张謇,如皋有进士沙元炳,两人都是艺术名人,提倡风雅,鼓励地方文人唱和。作为沙元炳的得意门人,宗先生积极响应。他去南通,借住寺街徐贵恂(南通诗人)家中,召集陈冰如诸友雅集。陈冰如前往如皋,住在空场郭仲达(如皋籍秀才、诗人)宅中,与如皋诗友宗孝忱等雅集,饮酒作诗。南下台湾后,两人又继续文人交游。宗孝忱在台湾举办书法展,陈冰如有诗祝贺《题敬之书法展览》:满目琳琅孰与伦,银钩铁画见精神。清才群美邀天厚,妙墨斯成盖世珍。一室辉光腾四壁,寸缣声价贵千金。笼鹅易字争先至,忙煞山阴道上人。此诗赞赏宗先生的书法“银钩铁画”,引来众人高价求购。

从亲家李焘到郭仲达、宗孝忱,如皋诗友在陈冰如的交游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种种诗作,无不反映着通如两地的文人情谊。

张季直所推崇”。

朱铭盘与张謇交谊甚密。如光绪三年(1877)四月,朱铭盘频繁前往张謇住处,或品味鲥鱼、螃蟹,或聊天闲谈,或讨论诗歌创作,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。此外,朱曾为张謇作《柳西草堂记》及《通州张季直孝廉之父润之处士七十叙》等,诗作则更多。朱铭盘后曾“以军功保举知州”,惜于光绪十九年“以积劳病疾卒于金州军中。翌年,张季直为公经纪丧事并安其家属生计”。

周家禄(1846—1910),字彦升,一字蕙修,号奥簃,通州川港镇(今属通州区川姜镇)人,因“占籍”海门(即其学籍在海门厅),故有“通州的海门人”这一独特现象。据郑肇经《曼君先生纪年录》载,光绪三年(1877)二月,朱铭盘“至浦口庆军统领提督庐江吴公筱轩长庆军幕,始于军中识张季直、周彦升、邱履平、林怡庵,与为友”。经查,张謇于二月二十八日才抵达江宁,但周家禄并未离乡前往,且张謇在《寿恺堂集序》所记为周家禄在乡“膺修方志,从容著述”,而周张二人在这期间的联系以信函为主,即周家禄是在这之后才开始其游幕生涯,遂与朱铭盘共事并与其结识的。对于周家禄入幕时间,多数资料采光绪三年一说,但也有记载为:经张謇数次推荐,周家禄于光绪四年(1878)“应聘入幕”。

此后,同为军幕的周家禄与朱铭盘两人“结成深契”。如在《桂之华轩遗集》中,除收录朱铭盘为周家禄所撰《白华书塾记》《孝子费君碑》《周彦升朝鲜纪事诗序》《周彦升之母黄太孺人七十叙》外,还有《周彦升自海门至》《寄张仲明提军金州兼怀张子翀明经并寄周彦升校官长沙》《寄怀彦升二首》等诗作,两人之感情亦由此可见。

至于文中孝子祠与孝子,据载,孝子费洪周,“江南通州人也,君代

力农啬,侨居海门。”光绪十九年(1893),出身贫苦的同邑人士周家禄感于其事,与学生刘桂馨等“以君事状列上诸府,蒙被诏书,旌君孝子”,后又呈请“就祠建设白华书塾”并获批。而周家禄在“办学之前,原拟将学堂取名白华私塾,后认为意义、范围不广,第二次拟称白华书塾”。

再读《白华书塾记》一文,作者在介绍欲就孝子祠建办书塾后,盛赞了费孝子的风尚与功业将由此得以流传,又对兴办书塾并得名“白华”之举,以“孝子洁白之义,大夫嘉树之叹,学人馨洁之慕,国风勿翦之爱,遥情远喻,照后腾今”等句揭示其意义。作为朱铭盘最为擅长的骈文,全篇以双句为主,讲究对仗工整与声律铿锵,读来朗朗上口,加之笔力明快、风格清新、华美俊秀,此文堪称唯美。因建造孝子祠并设塾办学所作《孝子费君碑》《白华书塾记》,显然由朱铭盘应周家禄之邀而作。又因朱氏逝于1893年年底,故似可推测《白华书塾记》即成文于当年。

1894年,甲午战争中,清国大败。基于认识到“唯有大量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,方能收到应变济世之功,所以最后定名为白华中西书塾”。孝子祠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)落成,但由于种种原因,书塾并没能如期顺利办成,直到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才正式开办。虽然此时距最初筹建已过多年,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是,按照周家禄手定的条规,该书塾国文、外国文并授,兼教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图画、体操等课。白华书塾由此成为通州新式学校之肇始。

《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》一书曾记:“通有小学,始于川港白华书塾。”白华书塾在近代南通教育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,而朱铭盘所撰《白华书塾记》的重现,又使白华校(今川港小学)乃至南通教育的文脉根基变得更加厚重。